

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研習報告

郭廣輝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

當得知本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在山東舉辦時，我非常渴望能夠參加。因為我是一名山東人，對自己家鄉的歷史有著強烈的興趣、認同以及研究的慾望。現階段，我的主要研究課題是明清時期四川的歷史。平時讀史料或者在田野中明了某一問題時，我會不自覺地反問自己，我們家鄉是如何的。顯然我沒有辦法給自己一個答案，因此失落感就會隨之而來。自 2014 年開始，我利用寒假、暑假回家的機會，先後到濟南、濰坊、萊州、青島，以及自己的家鄉東平，做田野考察，收集碑刻及文獻資料。和家人聊天時，我也不自覺地會向他們詢問家鄉的歷史，家人成了我的田野報告人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逐漸積累對家鄉歷史的認知。因此，我渴望參加研習營，希望可以聽到各位教授、專家和學友們對山東歷史的理解，並且可以到多地考察，積累我的田野經歷。十天的研習活動，讓我受益匪淺，收穫滿滿。我想主要談三點心得：

第一，從齊魯出發來理解齊魯文化。學界過去研究區域的歷史和文化，往往有一種“國家中心觀”或“中原中心觀”的傾向，站在國家王朝或中原地域的角度來審視其他地域的歷史和文化，遂有中原一邊疆、漢地一蠻荒之地等概念來指稱相關地域。在這種視角下，對某地域的先入之見，其實對理解當地的歷史、文化是不利的。如對先秦時期齊魯地域的理解，認為它處在邊疆，是“東夷”之地。方輝教授和他的團隊，在魯東南地區做了多年的聚落考古和研究工作，能夠呈現這一地域的聚落分佈及社會組織等，認為當地在先秦時期其實已經發展出相當成熟的、有自身特征的社會形態。

黃進興教授，指出孔廟由家廟變為官廟的過程。碧霞元君由一位地方神靈，轉變為經國家敕封、并有廣泛影響的神靈。因此，國家的介入，改變了孔廟的性質，提升了碧霞元君的地位和影響力。我們要認真思考和研究的，是從孔廟、碧霞元君本身出發，來理解國家介入的緣由、過程和結果。實際上，孔子、泰山，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由如此尊崇的地位，是與其在統一帝國形成前在地域上的崇高地位密切相關的。

第二，齊魯文化的層次多元、內涵豐富。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，此前對山東或齊魯文化的理解多是符號化、概念化或標籤化的。一提到山東，大家立馬會想到孔孟故里、五嶽獨尊，或者是那句有名的旅遊宣傳口號“一山一水一聖人”，分別

指泰山、黃河（或趵突泉）、孔子。我們學習歷史，又知道晚清義和團運動起源於山東。聽到一些學友提問，為什麼在一個孔孟之鄉，教化推行非常發達的地域，會有那麼多的暴亂發生呢？這似乎是一個悖論，一個難解的謎題。

在這次研習營中，我們發現當地百姓的信仰是多重的。孔廟是一個神聖地域，是封閉的，它其實是一種國家屬性的信仰，與當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關聯不大。碧霞元君在明代以後，無疑成為地方上最為尊崇的神靈，並且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。因為我自小就聽說很多碧霞元君（泰山老奶奶）的故事，並且自己、家人都和老奶奶具有某種關聯。因此，我對碧霞元君信仰的理解，可能會多于外省的朋友。但是，碧霞元君只能作為人們尋求慰藉的神靈，當人們面對天災禍亂，走投無路時，卻可能加入更具組織性和實效性的白蓮教，或者加入其他叛亂、土匪團體。李孝悌教授的講座，啟發我思考上述問題。劉家峰教授講到基督教在山東的傳播和現狀，讓我們看到地方宗教信仰的多元性。這是齊魯文化多元性的一個面向。對這種多元性有更深入的理解，前述悖論和困惑自然就消除了。

第三，家鄉研究的“遮蔽”與異鄉研究的“空白”。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。人類學家從事的是“他者”的研究，但後來有不少學者從事自己家鄉的相關研究。不少學者討論家鄉研究的問題，其中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，即認為對家鄉的熟悉，會導致學者忽略或不自覺地過濾掉某些重要信息，是為所謂的“遮蔽”。我自己的研究涉及四川、廣東，都是我的“異鄉”。因此，我的歷史人類學的田野經歷，包括了異鄉和家鄉。相對比照，在家鄉的研究和調查，能夠將眼前看到的資料，迅速和人們的生活關聯起來，能夠把握到被訪者說話、回憶歷史時的情緒、情感，因此對家鄉歷史和人們當下的生活有更豐富、立體的理解。但在異鄉的研究，沒辦法做到這樣。異鄉研究，或許可以將各種文獻資料窮盡，可以收集更多的田野資料，可以做更多的訪談，但一直有很多空白和盲點是無法得到的，甚至都難以意識到空白的存在。

相比家鄉的“遮蔽”和異鄉的“空白”，我傾向於認為家鄉研究會更好。我也曾經因異鄉的“空白”而苦惱、失落，但研究主題的選擇是多種因素導致的，不可半途而廢，所以我還是會堅持做異鄉的研究。但是，如何處理“遮蔽”與“空白”的關係呢？在本屆研習營的活動中，我不停地思考這個問題。我認為，家鄉研究和異鄉研究應該是一種互補的關係。此前，我一直以異鄉的研究問題來反問自己家鄉的問題。經過這次研習營，我對家鄉的了解更豐富、更深刻后，我可以用家鄉的問題來反問自己異鄉的問題。不同地域的歷史進程、機制會有相似之處，也有相異之處，但將其反復比較、關照思考，對家鄉和異鄉的研究都是有益的。藉助家鄉研究，

可以盡量減少異鄉研究的盲點。藉助異鄉研究，可以盡量減少家鄉研究的遮蔽。但前提是，對二者的研究均較為成熟、深刻才可以。